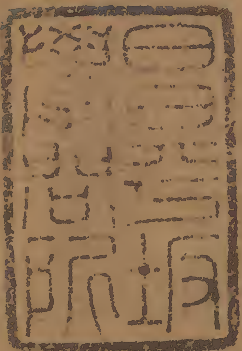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八百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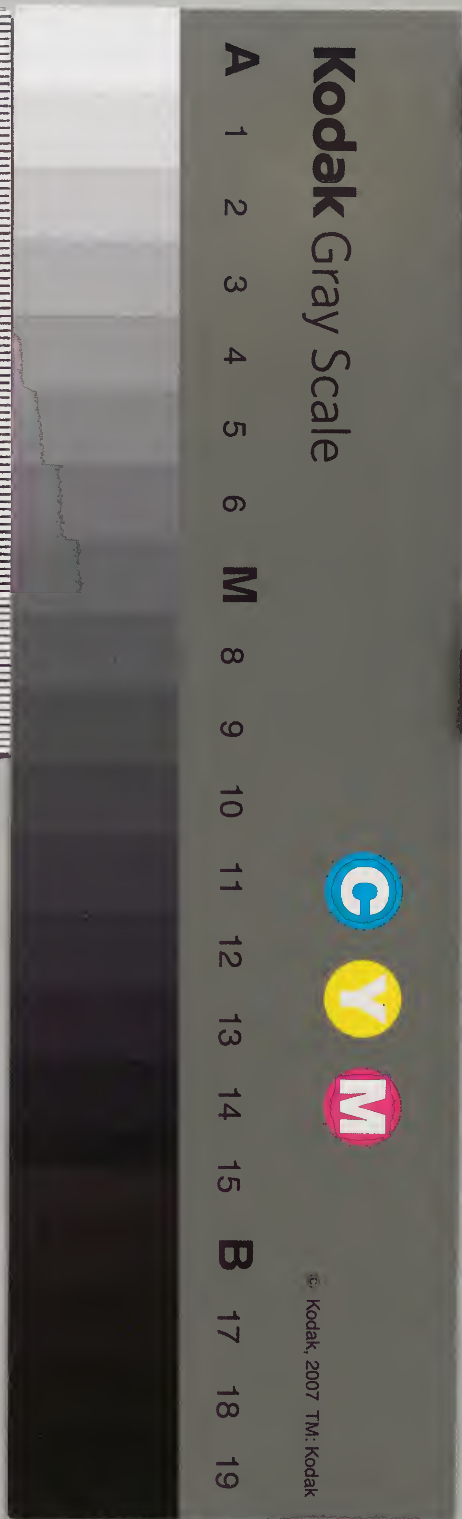
二百四十二



漢書門			
五三	四	五	類
三〇〇	二	七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五三	四	五	漢書
三〇〇	一	一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43)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漢書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言

清廉

辭賞

知言

夫古之君子達語默之要識幾微之朕發而必中出而有章考求而足徵詮理而可範斯之謂知言矣三代而下賢英間作流風遺議粲然可覲乃有明性守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之分述世道之變敘忠公之訓究神理之說陳教化之本較盛衰之意以至商確質文之損益品藻人才之勝劣形於嘉話藹乎前聞蓋所謂善言之無瑕吉辭之蓋寡邈千里而斯應垂百世而不朽者焉

申叔時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侵鄭子

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反曰敵利則進

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也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

本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

亡欲免得乎

單子周卿周卿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

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即襄公語

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温季即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

在而求掩其上稱已之伐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

階亂何以在位恐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

也不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稱已功所以明怨

士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四年士鞅奔秦秦伯問於

其汰乎對曰然樂驥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驥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之

思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

樂騫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騫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 晉滅樂氏

晏子齊大夫晉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而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對曰嬰聞之古之能行其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

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德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塗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載焉叔向又問晏子曰人何如則可謂保其身對曰既明且知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又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

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乎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又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嬰聞之順愛不解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臧武仲魯大夫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平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佻明德君子必愛民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閔子騫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

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

騫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然後及其大

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之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在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彪侯衛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

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恐

渝變也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晉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言失所也晉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

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諸侯

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諸侯為日父矣民之

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

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嘗奉奉之無嘗人言惟在德也

君臣無嘗位自古以然史墨迹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為谷

為深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可知

也三后夏商周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

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

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夫

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

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假

人器車服名爵號

子思鄭子產子國參也魯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嘗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訟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訟故受禍

孔子在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

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子思孔子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

蓋慎諸柳者衛人也見子思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

以備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

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必復更改作 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卜商字子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兄桓魋

行惡脫身絕之 子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故曰我無兄弟

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端木賜字子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孔子弟子陳亢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

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

求之與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之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皮去毛曰鞞虎豹與

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犬羊邪

魯人白公謂孔子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

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微言乎孔子曰

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乎

公明賈衛大夫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孟子鄒人也謂弟子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曰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言雄鷄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

也有溢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能知

其欲以陷害之有邪僻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

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雄叔孫也有陷遁

之辭若秦容之安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漢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

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耳

後漢桓譚好古學數從揚雄辯析疑義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光聞揚雄死謂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

揚雄字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者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

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

詭違聖人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

所稱善

更音工行切

則必度越諸子矣後至議郎給事中

出為六安郡丞

李法為侍中上疏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

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繇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魏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明帝青龍四年詔書張掖

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

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

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

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

連齋以問張璠璠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與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也

蜀孟光爲大司農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其智謀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志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

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晉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戎襲父爵辟相國掾後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善清言爲河南尹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初吳呂岱爲孫權大司

馬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喜曰夫託以天下之至重也以人臣行至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嘗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老知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孫世

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者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曰君必能辯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

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  
華譚字令思爲秘書監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  
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  
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聞者稱善

賈充族子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  
智筭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  
疾劇嘗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劉寔平原高唐人爲大司農還州里寔有高行而諸  
子多受賂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

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  
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  
裴楷字叔則阮籍喪母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  
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  
從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楷位至侍中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板答曰令爲  
忠臣不得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顛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  
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辯  
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嘗旱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梟足疆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久成水故其  
城嘗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聚  
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

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矣觀者難其敏捷

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  
安爲楊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  
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爲叔安所器重安嘗戒約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爲左將軍會稽內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嘗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爲大司馬桓温參軍甚見親盼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

殷浩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浩終尚書令

顏含為光祿勳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繇此言之少正為甚眾咸服焉

南齊桓榮祖為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嚮事方鎮皆啓稱子嚮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思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

榮祖為知言

梁柳惔為太子詹事惔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

王規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時湘東王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



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在人死其  
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  
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獻之後舉孝廉以疾辭  
北齊房豹爲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  
厄遂於戰艦中浴并遂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  
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肯恐非禳  
所能加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  
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國亡入周爲滕王迥友迥

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千餘傳乃可抑  
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  
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  
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  
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迥乃大笑其  
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  
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  
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民果滅聞者以  
爲知言

隋高勣北齊宗室齊亡入周高祖作相謂勣曰齊所以亡者繇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勣再拜謝曰勣亡齊未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至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各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後為洮州刺史坐事免唐蘇世長隋末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與世充兄子弘烈俱鎮襄陽武德四年雒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責世長來晚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

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畧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

清廉

夫砥石勵節不以利汗行惡衣菲食所以志於道潔已以進臨財以廉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委貨財而不虧其義克全其操動不累高不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斯君子之至行也中古而下蓋不乏其人焉乃有居貧守約寡欲易足靡受饋餉不榮資產處



官遵量人之用在困無苟得之志非夫立義為富秉德不回者亦奚以臻此哉古人有云貧者視其不取老者戒之在得蓋亦固窮自守不為義疚者鮮矣夫子罕宋人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責玉得富公儀休為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

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答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給魚

漢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饋饋亦餽字也百賈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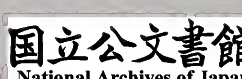
黃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之數

也簿書正以廉稱言無所侵隱故人書皆正不虛誣也察補河東均輸

長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郇相王莽時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

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



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  
 之  
 第五倫脩行清白光武嘗召見曰聞卿為吏不過從  
 弟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  
 敢妄過人家  
 張禹父歆為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受

第五頡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雒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較  
 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  
 頡故舊各致禮餉終不受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恩寵有異於是京師貴戚衛尉  
 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  
 聞而益善之  
 楊秉為太常免官田里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  
 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拒  
 絕不受

魏張範太祖時為議郎叅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

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鮑勛黃初中左遷治書執法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李豐為中書令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為司馬景王所誅有司籍其家無餘積  
王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勗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

晉羊篇太傅祐之兄子也為鉅平侯奉祐嗣歷官清

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裴憲為北中郎將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浚為石勒所破勒乃簿王浚官僚親屬皆贖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裘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

顧衆父秘為交州刺史秘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壽為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羅含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塗新塗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塗人以含舊宰之子成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繇是遠近推伏焉

胡威字伯武魏荊州刺史質之子少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

爲汝糧爾威受之辭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官至司徒

周顛爲僕射爲王敦所殺籍其家笥籠中有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約  
陽鶩爲前燕太尉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嘗乘弊車瘠馬

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爲前燕太尉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

宋王曇首爲侍中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韜之居身簡素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受後爲左僕射卒

沈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

孔顓弟道存代顓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顓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顓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

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南齊陶季直官至太中大夫清苦絕倫後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訣聞者莫不傷其志

裴昭業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東人士須一札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業曰下官忝爲那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侏累清風

梁韋叡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  
范岫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  
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嚴植之爲中撫軍記室參軍兼博士卒于館自疾食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

陳姚察爲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於麻

布蒲練幸不煩此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饋也

後魏賈秀爲中書侍郎自始至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嘗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

成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除平陽太守

北齊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後爲魏彭城王韶典籤業惟有一馬因瘦而死韶



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詔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遭憂解印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後周王悅進爵河北郡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位至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

唐陸贄爲鄭縣尉罷官東歸省母張鑑爲受州刺史有重名贄故遊壽州謁鑑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得再元遂大稱賞請結交贄辭去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

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受新茶一串以行曰敢不承公賜鑑益賢之後爲翰林學士丁母憂歸雒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贈賻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受

辭賞

古人有言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也若乃宣其忠力克成茂勳旣排難以解紛或運籌而決勝封邑亟至好賜是加而乃謙挹不居辭讓切至惟思公家之利靡懷乃身之寵爲臣之行不其高乎

子產鄭大夫也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有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日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申包胥楚大夫也吳敗楚包胥如秦乞師楚子入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

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者齊人也適遊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仲連說之行不復敢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而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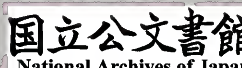
董安于以下邑之役趙簡子賞之辭因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諸侯而至弗忘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

且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平項羽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之首食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帝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邑萬戶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侯射行大將軍事既歸光武拜諫議大夫至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雜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魏田疇右北平人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守蓋有欲討之意世會太祖北征烏丸舉疇為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而濱海洿下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舊北平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尚有微徑可從路近而便掩其不備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親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



至心許而不奪太祖今日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王不止於一

世也其聽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疇所執

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

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

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

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

世子以疇同於子貢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較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是時文帝為世

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食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

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累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道以為求仁

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

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

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

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

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

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

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

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走耳蒙思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

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



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  
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楊阜為定安長吏以討馬超功賜爵關內侯讓曰阜  
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結於法  
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  
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  
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尋以為益州刺史

吳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大帝討江夏命紘居守遙  
領所職太帝廻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  
自挹損不敢蒙寵大帝不奪其志

晉衛瓘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  
節監艾會軍事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  
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  
固讓不受

何攀為散騎嘗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域侯邑萬戶  
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  
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  
賀循為吳國內史以討華軼功將封卿侯循自以卧  
疾私門固讓不受

後魏高植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當蒙封賞不受云蒙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嘗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後周李棠初事後魏行東萊都事孝武西遷遂仕東魏爲北豫州掾刺史高仲密遣棠詣關歸款太祖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司馬裔爲北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

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太祖善而從之

薛善族兄崇禮爲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送歸順臣子嘗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益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

陰令

隋王頌梁太尉僧辯之子其父為陳武帝所殺頌既入隋為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日以約失之者鮮矣故士君子蘊明哲之心秉貞靜之操畏權臣之盛滿將求婚而輒拒避貴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

毀譽而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罔求干預或不矜於富貴或不就其徵辟時人重其立志來者仰其清風載諸縑緡斯可尚矣

漢劉德為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不敢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當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邳人資性方潔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

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

李通尚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嘗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馬廖援子也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立為虎賁中郎將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



毀譽

王謙父暢祖襲皆為三公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以疾免卒於家

晉鄭默為光祿勳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

解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

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為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



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

五謝瞻晦弟也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王敬弘臨沂人也文帝元嘉中爲左光祿大夫東歸後徵爲太子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謝弘微爲右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

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

後起家爲東陽太守

江湛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

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寇咸廢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

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

披返故紙乎武平末爲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蔡祐明帝時爲小司馬帝之公子也與祐友昵及卽位禮遇彌隆祐嘗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爲天策府叅軍兼直記室與收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嘗傲獨行初授晉王府叅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

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蒲爲岳鄂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部都虞侯將兵誅蔡賊授鄜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乃移鎮宣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太嘗少卿以弟鐸入相不願在朝出爲同州防禦使

後唐孔邈兗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較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夫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居柄用而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飾身之遠謀雖與內不避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閑邪存誠防微杜漸亦足尚矣

宋傅隆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

王球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遂加宣威將軍

唐蘇頲弟誥初拜給事中時頲爲中書侍郎上表讓

誥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祈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炫以左散騎嘗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

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譴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

事

杜從郁爲左拾遺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從郁爲祕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補闕崔羣韋賢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鄭瀚爲考功員外郎故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僕射故也

王起爲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爲兵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爲僕射平章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於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梁趙光裔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以光祿太嘗少卿以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後唐孔邈爲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在中書避嫌不赴職楊注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弟也哀帝二年三月勅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

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直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佞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繇衷自信或裂裳履足以長驚或操觚著論以申貶周愛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厲薄俗以扶於名教責敗田之夫鄙其繇徑譏貝錦之子斥是讒言惡彼犬羊之質奮茲鷹鷂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於是哉其或觀過所從不於其黨多僻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

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猶言某甲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天實開公子而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

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預其四匹馬違而去也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

子產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

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

矣

楚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強委禽焉

禽鴈也納採用鴈

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

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

布陳

贊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

言丈夫

夫夫婦婦所謂

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言丈夫

夫夫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棗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

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子道

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均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聘

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均其事歸罪於楚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奸犯也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

忌畏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

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

太叔游楚之兄子

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

亢蔽也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放也

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  
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

太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服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

犯之薰隧之盟女嬌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太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不乎請以印為

褚師印子哲之二褚師市官子產曰耶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于

木以加尸上又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

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曰

變所欲勝因勝所罪鄭國大亂民口誼譁子產患之

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向戌為宋左師魯襄公十七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之室臣闔之地畢比閱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

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全師向成也賊殺華吳于向成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畢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

妻幽吳曰異余而大望昇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

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合之左師為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

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

之乃坎用牲理書許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許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也欲乃

於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開合比欲納公

使伐之伐令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

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

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宗子之女其

畏哉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彊奔

魯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昭子語

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無子尾多

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

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

推其車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愼也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夫人謂子尾曠

也罕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言禍亂不任他正當

身以喻高強自取此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孰誰

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有八佾

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

曰女弗能救與

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暗仕

于季氏救猶正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

神不享非禮放尚知問禮太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

又季氏富于周

公

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冉求為季比宰為之

急賦稅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小子門人也鳴

誠聲其罪以責之

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愬譖伯寮魯人弟子

子服

景伯以告

魯大夫昭伯回子也告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季孫信讒志子

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于季孫

使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孔子為大司寇

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

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字子開名牢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可弔焉信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繇宗魯不為

利疚于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故病身于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以邪

待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周終竟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又

原壤夷俟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行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成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

叩擊也脛脚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左丘明魯大夫慝怨而友其人心自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

能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內右史坐小法會赦免

官後為淮陽太守既辭過太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張智足以拒諫詐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言何不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

李當戶為郎武帝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焉走于  
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賊  
罪并連康兄中嘗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  
以譴超詰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棲馬如狗疾惡如  
風步伯厚

岑昞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  
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

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勢縱橫昞  
與收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昞竟誅之并收其宗  
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嘗侍侯覽使  
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昞收遁逃  
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  
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  
共朝

蓋勳獻帝初為越騎較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  
潁川太守還勳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

族惡 卷之八

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張奐燉煌人爲太嘗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袁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閻續爲西戎較尉司馬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轆其冢

劉暉爲司隸較尉其父毅疾馮純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純位官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純得無患

王澄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

傅咸字長虞爲議郎長兼司隸較尉剛簡有大節風

俗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爲廷尉惠帝幸鄴處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  
軫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  
書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  
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洩爲巳所  
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  
南尹

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騎從事中郎諸葛  
玖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玖浮躁有才辨臨  
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玖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

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玖聞甚愧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氏術  
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  
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分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爲我有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  
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  
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仕至中丞  
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  
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

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范甯爲中書郎儒雅方正其舅王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妻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范弘之爲太學博士議殷浩贈謚爲僕射王珣所怨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側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炤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

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蓋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侍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世相及復無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爲之犯時干主耶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智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



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  
 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  
 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  
 不及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  
 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  
 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  
 昔人擬其輕重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  
 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悞主義感於情則陳辭  
 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  
 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迹布在天

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  
 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  
 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  
 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  
 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  
 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過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  
 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  
 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  
 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

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  
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  
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  
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  
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  
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懼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  
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  
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  
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  
氏今至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

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  
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  
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  
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詵為後秦給事黃門侍郎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  
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亦斬之以  
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宋孔寯子初為高祖太尉主簿與王華為司馬並有  
富貴之願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揚之於太祖

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  
 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聞居諷詠嘗詠王粲登樓  
 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  
 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叅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  
 將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竟  
 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為椁村人或勸之  
 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斛律光字明月為左丞相時祖珽為尚書左僕射所

住宅在義井坊大事脩築陸媪自行案行勢傾朝野  
 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  
 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垣與吾等叅  
 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  
 事

隋王誼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  
 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  
 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韋倫為太嘗卿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



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今仍爲尚書天下何繇致理聞者敬憚之及扈從還京時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再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歎

陸贄爲中書舍人初翰林學士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嘗憂喘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繇實朕之過贄亦流涕

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言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繇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其拒贄於帝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

權德輿爲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爲序繁亦

自有學術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練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嫉之若仇讐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九

隱逸

夫隱居以求志遯世而無悶含華匿耀高翔遠引非夫德充而義富學優而誠篤又孰能懷道自晦絕俗而孤舉哉故仲尼之序逸民馬遷之述隱君子班范而下罔不論次焉觀其明哲兼茂卷懷自得潔已而

無污亢節而靡屈遺榮去羨保和養素忘機委順達  
至遂命得喪不嬰其慮悔吝靡集其躬乃至形于話  
言晦其名氏混於屠釣同其出處辭避徵聘轉造窮  
僻屏跡長往流風莫揖人遐室邇形於歎息斯固素  
履之君子考槃之碩人視富貴如浮雲入山林而不  
返者與

牧者不知姓名齊人也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  
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之  
若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侯不友暑衣葛寒  
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

牧者日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老子脩道德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往問禮焉其學  
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孔子  
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  
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接輿楚人佯狂而來 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 比孔子為鳳待聖王乃見非 往者不

可諫 已往所行不 來者猶可追 自今已來可追 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

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下下趨而去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然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繇日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滔滔者流而不反之意言當

故曰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者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之

也擾而不輟擾覆種也輟止也覆子路行以告孔子

無然為其不達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隱于山林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晨門者石門之闢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

可為而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於

然也心契契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

也益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淺水為厲揭衣也言隨世以

為當不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丈人以杖荷篠丈

篠竹器老人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勤勞四體不分猶云不植其

杖而芸植倚也除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

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七人皆逸民賢者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閭簞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誤謬致

幣而得罪故顏闔諭使者還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垣而逃

勸令審之也之故不得

漢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上

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辟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地理志謂君平為嚴尊三輔

則君平子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成都

市杜陵李彊素善揚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

得諛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遂以其業終蜀人  
愛敬至今稱焉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  
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  
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涪翁者不知何出嘗魚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  
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効乃著針經診脈法  
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  
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瑯邪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  
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  
我者以其益於政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時乎即  
便駕歸連微不起以壽終

王霸字孺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至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  
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日  
太原俗黨孺仲頗有其風遂止 太原多晉公族子孫  
以詐力相傾矜夸功  
名報仇過直漢  
興號為難化  
至以壽終

淳于恭不暴榮名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  
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瑯邪黔陬山數十年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幸其館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終於家

馮胄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樊英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鄭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至隱處於大陂

中逢陰就虞延並避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菱爲坐以荷薦肉瓠以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門琴書自娛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困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

即就也

光武問禽何向並舉手

西指言此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祭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鄴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旨顧左右

曰此隱者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任性尚冲和好通

老易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

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

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

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

終

王君公平厚人曉陰陽懷德穢行王莽末遭亂僧牛

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稽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

自污與官婢通免歸佯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嘗欲隱居避患乃與妻

孟光共入霸陵山中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

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

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

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閑著書十餘篇

韋逢泰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泰加罪帝特原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萊人也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遂不仕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與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章帝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

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嘗采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二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遂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徵之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詔辭安車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

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白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喬松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

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收先生

戴良汝南慎陽人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

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

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江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白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疲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以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塌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去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謂曰夫保全一身曷嘗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後漢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陽武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役病人多死者縣嘗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措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湏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  
 或問其故嘗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明  
 帝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度淺河水輒獨云未可  
 也繇是人頗疑其不狂至齊王嘉平中太守賈穆初  
 之官故過其廬先是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  
 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之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  
 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  
 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劬祝  
 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殺

癡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  
 牂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  
 河東董經特加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  
 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  
 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  
 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  
 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  
世莫知先

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  
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嘗結草為廬於河  
之涓獨止其中冬夏嘗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  
以身親土其體垢滲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  
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  
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



日不食時行不繇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  
 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  
 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  
 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  
 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  
 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畧而見矣夫世之所嘗趣者榮  
 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  
 家也言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  
 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  
 曠然與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  
 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掛其意四海之廣不  
 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當心之所得測量  
 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  
 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  
 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  
 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  
 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

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  
 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則之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  
 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嘗食青箱  
 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  
 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  
 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  
 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  
 以甌甑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  
 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

平中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  
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  
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  
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  
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  
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嘗讀老子  
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嘗衣弊  
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

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  
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  
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郵之輒  
拜跪繇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  
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  
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蜀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  
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舊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嘗冠鹿皮躬耕山藪

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偃大笑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嘗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於蘇門山遇之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

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

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其卒章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朱冲南安人少學而貧武帝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以其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躑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其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行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子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視醫藥宗親因得見之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雒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蓋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鄣時猛獸爲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

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繇意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靜寡欲

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  
索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  
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  
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受好事少年頗或問  
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  
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  
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  
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

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  
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  
考槃山林斫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  
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太山  
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  
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  
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范長生隱蜀西山巖居穴處求道養志後蜀李雄欲  
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謝敷字敬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和情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  
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淡侃之孫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  
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  
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宋織燉煌效穀人隱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

儀鳴鑿鼓造焉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  
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王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

葛洪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  
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  
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  
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

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後選爲散騎  
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  
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  
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  
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  
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叅  
軍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  
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  
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

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  
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太之  
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還之道時南  
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  
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  
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  
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



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目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道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翟莊字祖休湯之子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唯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海西公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色忤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

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孟陋武昌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知之好游山澤志存逸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

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酒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或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

賓客造請數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少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  
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采巖間欣然  
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  
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  
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還平郭後苻堅  
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  
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  
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塵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

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  
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  
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  
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  
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  
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  
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請好尚之  
士無不師宗之

郭瑀燉煌人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

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恭承事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子獨立道繇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虜二都盡爲戎穴天子碎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闕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毋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董景道弘農人晉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維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遶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涓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嘗侍並固辭竟

以壽終  
宋韋玄避吏隱于長安南山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  
不至  
戴顒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年十六丁  
父憂幾滅性乃與勃居桐廬及卒顒以桐廬僻遠難  
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飲水  
于林間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  
論注禮記中庸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  
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武帝命爲太  
尉行參軍不就及踐阼徵爲通直郎散騎嘗侍皆不

起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  
日當燕戴公山也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  
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  
好山水每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  
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  
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  
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乃逃于上虞縣界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州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文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

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終不就冬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二十五年卒于鍾山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不就後又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

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亢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疑之往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入會稽南山樵採爲業頗能言玄理時爲咏歌往往有高勝之言除太子舍人不就卒山中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平昌少而篤學元嘉中文帝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

守志閒居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時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明帝時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

王素少有志德家貧母老住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而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卽位欲聘揚隱退下詔召爲太子中舍人不就

周績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微爲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績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嘗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

有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緝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緝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緝益怪焉遂褰

裳涉水謂曰觀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堂榮世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故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先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泱泱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王弘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性高尚從兄敬弘嘗薦于朝徵之不就敬弘又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于此



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日亦自不  
 得得亦不賣旦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  
 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  
 巖築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  
 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  
 母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徵  
 拜著作佐郎補散騎侍郎皆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  
 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攸子  
 表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

當逼以王憲束以嚴耕驅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  
 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

册府元龜

隱逸

卷之八

册府元龜  
卷終

